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十九至二十一

臣永瑢恭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龔禔身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馮觀祚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十九目録

六相學士格爾布吳爾泰蔡珽

諭兵部

諭刑部

諭大學士馬齊等

諭大學士馬齊尚書孫渣齊侍郎勒什布張廷玉

查弼納六相特古忒學士阿克敦額赫納格爾

布吳爾泰蔣廷錫

諭大學士馬齊尚書孫渣齊侍郎勒什布張廷玉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十九

勅諭

諭侍郎張廷玉學士勵廷儀

自去歲秋冬雨雪皆不甚足今立春至清明益覺亢旱民以食為天朕以萬姓為念雨暘不時朕心豈能安乎現今各處立壇為朕祈福不如祈雨倘得大沛甘霖朕即以為福矣爾等即傳諭各處康熙六十一年二月三

十日

諭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

科道官俱係朕切近清要之員伊等尚有試俸之例至捐納人員皆照常補用但伊等在任不過數月事務尚未熟練即便陞遷如主事未久又陞員外郎中外省府道等官陞補亦然未免太速應將伊等試俸三年再行陞用雖加捐陞補仍應隨帶試俸字樣或堂官督撫題明稱職再行陞轉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

奏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諭大學士九卿等

用人行政朝廷之大權也文官銓選掌之吏部武官遷除掌之兵部吏部論班論俸兵部論俸論銜從來定例也其武官歷三年加銜調補之例甚善近來督撫提鎮題補太多始不過州縣官千把總之類今則司道以下副叅以上亦皆保題矣值此用兵之際不妨姑行之此習若久大有關係且伊等題補官員內雖有一二知者

而不知者甚多補用後遂皆稱為奉旨補授之員爾諸臣皆讀書之人何可不慮及此乎在京大小職官皆朕所選用賢否易知有不職者則去之非如外省督撫提鎮題用之員即九卿保舉或有所私其弊猶小蓋用與不用全在朕也若外省保舉之官非朕所素知烏能一一定其優劣乎大學士會同九卿詳議具奏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諭戸部

趙宏爕奏將收貯真定順德各州縣四萬石米平糶其餘州縣有米貴之處亦將倉糧平糶十分之三俱俟秋收後買補還項等語去年各州縣收貯庄頭等所交米石部內曾遣司官會同地方官糶賣其糶米銀兩至今尚未交完據此各州縣收貯倉糧俱無實在平日積貯原為備荒而設今值青黃不接之時固應平糶但地方官虧空倉糧不過糶賣數石即借此掩飾伊等虧空究竟倉糧既虧百姓從何糴買於民生並無益處也現在

存倉米穀數果全有即照該督所請糶賣倘朕遣大臣查看時州縣並無米穀黎庶不得糴買將州縣官即行正法該管上司從重治罪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初四日

諭大學士馬齊松柱蕭永藻王掞王頊齡學士阿克敦額赫納格爾布登德吳爾泰蔣廷錫勵廷

儀

此所議應崇祀處皆是但其中尚有宜詳細斟酌者從前所定配享功臣大概開國元勳居多如明之徐達不

過一草莽武夫劉基係元之進士皆遭遇成功遂以元勳配享其有治安之世輔佐太平有功君國者反不得與配享之列是皆未為允當也又如有明天下皆壞於萬歷泰昌天啟三朝愍帝即位未嘗不勵精圖治貞至無可如何明之亡非愍帝咎也朕少時見明之遺舊甚多知明末事最切稗官野史所載俱不足信愍帝不應與亡國之君同論萬歷泰昌天啟實不應入於崇祀之內大學士會同九卿將此詳細分別確議具奏康熙六

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諭朝鮮國王李昀

朕惟父子相傳有國之常經兄弟繼及一時之權道玆覽王奏以抱疴日久嗣續維艱請將親弟延戍君昑建為世弟情辭懇至朕勉允所請遣大臣齎捧誥命封李昑為朝鮮國王世弟並賜綵幣等物惟王昻弟昑敦乃彛倫永懐忠順衍本支之休慶保宗社之安寧王如兆叶祺祥吉占熊夢王其再奏欽哉無替朕命故諭康熙

六十一年四月初十日

諭大學士馬齊等

去年黄河漫溢流至直隸山東等處朕念有關民生漕運隨聞即遣官二三次前往勘驗特差諳練河工牛鈕齊蘇勒馬泰將應修挑水壩堤岸之處繪圖朕親為指示俱於歲前修畢交與該撫將伊等撤回冬天冰凍時所築工程至春日消融之候定稍覺動陷楊宗義理宜親自看守不時遣官增土加埽極力保固乃身為地方

巡撫並不留心跡忽從事復致衝決朕每慮及若不催儹修築告竣於雨水之先值雨水大行之際將作何堵築耶楊宗義不催築竣工殊屬不合一切工程俱着交與楊宗義令速修完倘不勝任將楊宗義拏交該部嚴加治罪康熙六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諭刑部

此事情部駁雖是而語氣太鬆朕知佘起蛟漢仗好係年滿千總曾經潘育龍題補守備遊擊之人這事亦年

久矣何得誣稱已故之潘育龍耶原審已屬不明今該撫竟不詳察事之緣由濫行混奏殊屬不合着仍交該撫另行詳細審明具奏倘不審明仍復混奏將該撫交部嚴加治罪康熙六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諭大學士馬齊尚書孫渣齊徐元夢侍郎查弼納六相學士格爾布吳爾泰蔡珽

去歲黄河泛溢流至直隸山東等處朕念民生運道關係綦重特遣牛鈕齊蘇勒馬泰前往親為指示於年前

俱已修完將現成完竣之工交與楊宗義楊宗義聽信
上游居住小人無稽之言視為甚易將預備加幫防守
之處數月不行加謹看守以致衝決朕屢下嚴旨着令
於雨水之前務必儹修完竣若遇水大時便難堵築令
竟至如此此河關數省之民生往來之糧艘朕日夜廑
思望堵築完工之信楊宗義漫不經心既不多備物料
又不在工所監修銷筭錢糧初非要務乃多方託故躲
避今值雨水盛大之際以致修築將成之壩工又被衝

決此工程關係緊要着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

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初六日

諭大學士馬齊尚書孫渣齊徐元夢侍郎查弼納

六相學士格爾布吳爾泰蔡珽

秦家厰隄工楊宗義牛鈕不能堵築馬營口所出之水

想又如去年流至直隸長垣縣等處着行文直隸總督

趙宏燮民間房屋地畒有被水渰者加意撫綏毋致失

所此水泛濫亦必由張秋流入運河漕船恐致有悞令

山東巡撫李樹德親身前往監看料理修治下來之水若大引入鹽河流去使漕船可過毋致有悞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十三日

諭兵部

派撥千總發往各省分營當差爾等所議部文一到有出守備員缺即照所分次序具題補放若等候缺出具奏後始行補授則往返多需日期員缺必致久懸伊等俱係朕揀選之人嗣後缺出報部部內即按次序補用

不必引見亦不必具奏如此則任所得人甚速而缺不久懸矣此所補人員内有老弱殘疾之人該督撫提鎮自必開缺也康熙六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諭刑部

藍理出征効力之處甚多又在阿爾泰軍前効力回來身故此事情即着照督撫等察估完結其外别項俱從寛免其察追藍理從前曾治罪入旗將伊妻子俱於旗下撥出歸入原籍康熙六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諭大學士馬齊等

據盧詢奏六七月連次得雨又復概稱甘肅所屬地寒節遲目下夏麥等項正在收穫有五六分者有七八九分者米價尚未能平朕臨御政務殷殷以生民為念凡有各處人來必詳詢雨澤及收穫分數今年聞甘州肅州田禾甚嘉年羹堯亦經摺奏且雨澤雖數百里之內即有不同況甘州肅州所屬地方遼濶有數千里乎盧詢並不詳核聽信傳言以奏摺斷不發出將闔屬地方

一概草率具奏盧詢於地方事務漫不經心奏朕之事不加敬慎妄行陳奏甚屬膽大鵲突暗昧浮躁不堪殊玷署理之職着嚴飭之如再冒昧陳奏着拿解交送刑部康熙六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諭大學士馬齊尚書孫渣齊侍郎勒什布張廷玉
查弼納六相特古忒學士阿克敦額赫納格爾
布吳爾泰蔣廷錫

陝西廵撫噶什圖奏稱陝西虧空甚多若止於衆草官

員名下追補究竟不能速完查秦省州縣火耗每兩有加二三錢者有加四五錢者臣與總督商議若量留本官用度其餘俱捐出補完合省虧空如此則虧空即可全完等語朕謂此事大有關係斷不可行定例私派之罪甚重火耗一項特以州縣官用度不敷故於正項之外略加些微原是私事朕曾諭陳璸云加一火耗似尚可寛容陳璸奏云此是聖恩寛大但不可說出許其加添朕思其言深為有理今陝西因叅出虧空太多無從

完補不得已而為此舉彼雖密奏朕若批發竟視為奏准之事加派之名朕豈受乎特諭爾等滿漢共知之康熙六十一年九月初十日

諭大學士馬齊尚書孫渣齊侍郎勒什布張廷玉查弼納六相特古忒學士阿克敦額赫納格爾布吳爾泰蔣廷錫

朕撫御寰區時以生民為念凡各省將軍督撫提鎮差遣進摺之人及從外省來者必詢問雨暘收穫與米糧

物價今年五月間因京師錢價漸長故將應給兵丁月餉銀錢兼放至今尚未得平昔年因錢價貴管理錢法侍郎陳廷敬阿蘭泰佛倫馬世濟等條奏奸宄圖利燬錢作銅以致錢價騰貴如將制錢鑄重一錢則錢價即平於民甚便九卿照陳廷敬等所奏議覆准鑄小錢朕遲迴數月不肯准行是時科爾坤佛倫屢奏將制錢鑄小甚有裨益始從其請迨後私鑄甚多朕以制錢仍應照舊鑄大者為善故特降諭旨而九卿復請鼓鑄大錢

將小錢銷毀朕念小錢行之已久忽又專行大錢未知於民有無利益暫令大小兼用試行三年一次奏聞於是大小並行自後錢價並未見長於民亦甚便利此皆朕所理之事所降諭旨皆有記注可據也再從前商人辦買銅觔時錢價尚平自趙申喬奏請交八省督撫採買遂致遲悞部臣將遲悞官題參朕以採辦銅觔始改交八省若將初次違限官治罪似屬寛抑故暫行寛恕其後銅觔雖陸續解送而不能全到有悞鼓鑄矣銅觔

少則鼓鑄悞鼓鑄悞則錢價貴甚矣凡事不可執一須隨時立法也鑄錢一事從前屢經更改今錢價何故驟貴如何使之得平交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可否鼓鑄小制錢與大制錢兼用其一併議之康熙六十一年九月初十日

諭大學士馬齊等

香山副將員缺部既行文令該督等題補今該督將人題補又責其與例不符一切武官職名俱載在部冊遇

題補缺出查冊內有合例之官即應行文令其題補如無合例者即應照例補授朕停各處題補者特為將本地把總千總層累題至本地副將總兵之故若如此往返行文以致久懸員缺反與朕原旨不相符合將本發回另議具奏康熙六十一年九月十二日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十九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二十目錄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二十

勅諭

諭乾清門頭等侍衛拉錫

總督年羮堯因虧空錢糧將各官題參處分革職其虧空錢糧至今不能賠補今因辦理軍需陜西廵撫噶什圖總督年羮堯會商將民間火耗加徵塾補等情題請第民間火耗只可議减豈可加增朕在位六十一年從

未加徵民間火耗一次今安可照伊等所題加增乎且虧空錢糧之數雖多現今從未有墊補之語由此觀之西安庫內未必存有銀兩今正值軍機之際雖甚需銀而伊等以有虧空延捱不敢題請倘致有悞緊要軍需亦未可定此處交議政大臣會議將户部庫銀撥送西安彼處庫內有銀即行收貯如庫內無銀軍機需用之處一面動用一面奏聞其虧空缺欠錢糧伊等自然墊補也康熙六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諭領侍衛内大臣侍衛等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叅領等内閣九卿詹事科道直隸廵撫守道

朕臨御天下六十餘載年至古稀

太祖皇帝時大臣官員幼時及見三分之一

太宗皇帝時大臣官員猶見一半

世祖皇帝時大臣官員俱曽全見明萬歴泰昌天啟崇禎時大臣官員及舊内監亦曽有及見者朕凡事留心

詢問故於前朝諸事知之甚悉御極以來嘗思事多變易皆難預定惟寬平公正因時制宜一切不預執已見夫子云寛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朕宵旰憂勤無刻不以民生為念凡政事利獘必推求其故近見天下錢糧各省皆有虧空陜西尤甚其所以致此者皆有根源盖自用兵以來大兵經行督撫及地方官惟期過伊地方便可畢事因資助馬匹盤費衣服食物甚多倉卒間取自何處無可設法則必挪用庫帑及撤兵時又給各兵馬

匹銀兩即如自藏回來之將軍以下兵丁沿途所得反多於正項是以各官捐助兵餉動輒萬金人但知取用而已此等銀兩出自何項並無一人問及也至捐納一項大臣官員並未交銀而空取實收者甚多不但朕知之甚明爾諸大臣亦所共知也官之虧空錢糧者俱已題參離任其虧空銀兩追比不得新任官又不代完此項銀兩終無着落故用兵之地歷年錢糧奏銷朕悉從寛緩正為此也前蕩平三逆原任布政司徐惺所用兵

餉至四十餘年尚不能清完朕念皆係軍需那用將未完銀兩俱從寛免葢寛緩則州縣力紓上可不悞國帑下可不病民力去年陝西督撫題叅虧空各官奏請將此虧空銀兩追出以充兵餉後追比不得伊等無可奈何廵撫噶什圖密奏欲加通省火耗以完虧空此摺朕若批發便謂朕令加徵若不批發又謂已曽奏明定例私派之罪甚重火耗一項特以州縣官供應甚繁差使過多故於正項之外畧加些些微以助常俸所不足原屬

私事若公然如其所請聽之加添則必致與正項一例
將肆無忌憚矣所以將噶什圖奏摺申飭批發第陜省
督撫既不能追比虧空又不敢請撥錢糧倘有緊要軍
機焉能不致遲悞朕因交與議政大臣議覆動户部庫
帑五十萬兩觧送也又如賑饑一事自應於夏麥無收
之後散賑方於百姓有益今各省每於三四月間或遇
氷雹或雨澤愆期即借此以為青黄不接具題請賑捏
銷倉穀及至五六月時民間乏食而倉中已籽粒無存

矣且今年陜省奏稱地震朽爛倉糧夫地震何至糧朽此皆州縣借端開銷耳今各省雖各有虧空而陜省尤屬緊要特傳集爾等至朕前面諭近日噶什圖所奏虧空錢糧一摺交與九卿詹事科道閲畢一併確議具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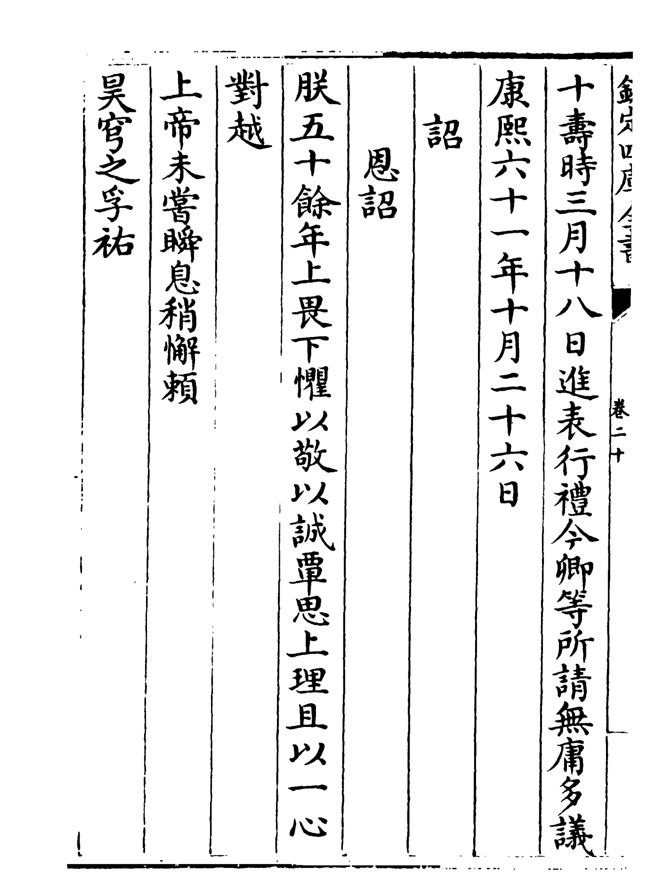
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初二日

諭内閣九卿等

覽所奏皆過於實事朕以冲齡即位賴

世祖章皇帝入關以來深仁厚澤建不拔之業至今八

十年太平有自來矣朕自幼讀書每覽前代帝王忿懥憂患累其内幾務紛紜勞其外年歲不久景祚不長者未嘗不拊膺長歎朕涼德亦不過如此幸得運逾花甲歲登古稀鬢眉皆白氣血衰憊當此之際翼翼小心惟恐善後之策不能預料保泰圖安夙夜冰兢况今西陲用兵士卒暴露轉運罷敝民生乏食物價騰貴正宜君臣同寅恊恭奠萬姓於將來自古慶賀多者後人不取况亦何益乎朕自六十餘年正旦之外未嘗受慶惟六



十壽時三月十八日進表行禮今卿等所請無庸多議

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詔

恩詔

朕五十餘年上畏下懼以敬以誠覃思上理且以一心

對越

上帝未嘗瞬息稍懈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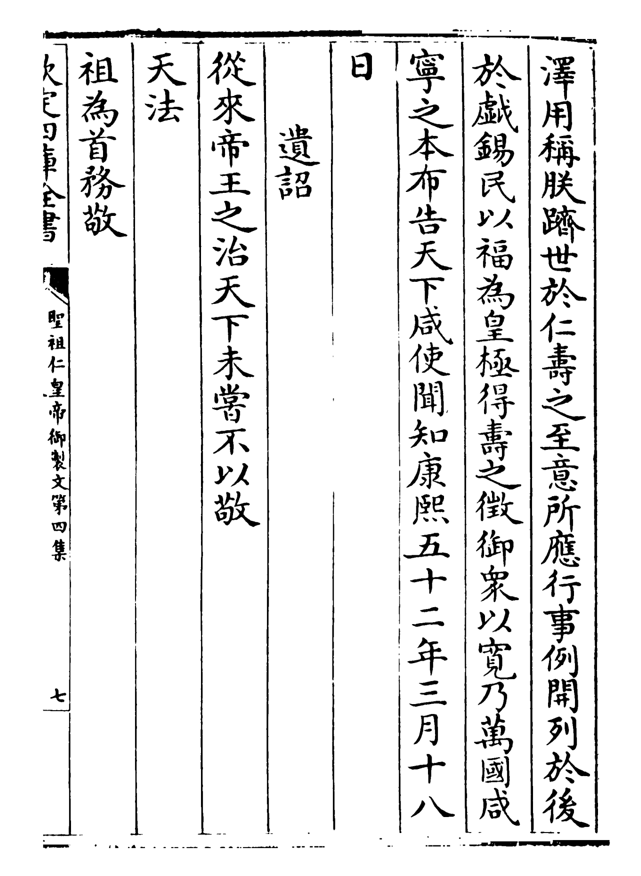
昊穹之孚祐

祖宗之蔭庇邇來國家蓄積有餘民間年歲頗豐朕以
凉德勉思
列聖體天順公處患操心敷景運於休期洪基業於光
顯夙夜氷兢宵旰靡遑屈指春秋今屆六旬矣覽自秦
漢以下稱帝者一百九十有三享祚綿長無如朕之久
者朕之虛薄良深歎仄何敢少有倦怠有負孜孜圖治
之初心況在位久者始勤終忽往往不能垂令名於後
所以乾惕之懷彌殷深危之念愈切蒹之承平歲久幅

員日廣户口漸增風俗益薄朕與臣隣夙夜在兹以剛健中正惇大成裕謙尊有終持盈保泰猶恐未能豈自滿假少有逸豫朕以天下為心天下當亦體朕之衷各矢藎誠皆敦孝敬型仁講讓守已奉公務勤職業官僚胥勸人士奮興使遐邇之均被小大之咸周以享昇平之福此非朕之德乃

天地

祖宗之賜今朕式慰中外臣民之請博考典禮大沛膏



澤用稱朕躋世於仁壽之至意所應行事例開列於後於戲錫民以福為皇極得壽之徵御衆以寬乃萬國咸寧之本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遺詔

從來帝王之治天下未嘗不以敬天法祖為首務敬

天法
祖之實在柔遠能邇休養蒼生共四海之利為利一天
下之心為心保邦於未危致治於未亂夙夜孜孜寤寐
不忘為久遠之國計庶乎近之今朕年屆七旬在位六
十一年實賴
天地
宗社之默佑非朕涼德之所致也歷觀史冊自黄帝甲
子迄今四千三百五十餘年共三百一帝如朕在位之

久者甚少朕臨御至二十年時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時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六十一年矣尚書洪範所載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五福以考終命列於第五者誠以其難得故也今朕年已登耆富有四海子孫百五十餘人天下安樂朕之福亦云厚矣即或有不虞心亦泰然念自御極以來雖不敢自謂能移風易俗家給人足上擬三代明聖之主而欲致海宇昇平人民樂業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

夜不遑未嘗少懈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此豈僅勞苦二字所能該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論概以為酒色所致此皆書生好為譏評雖純全盡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今為前代帝王剖白言之蓋由天下事繁不勝勞憊之所致也諸葛亮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人臣者惟諸葛亮能如此耳若帝王仔肩甚重無可旁諉豈臣下所可比擬臣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政而歸抱子弄孫猶得優游自適為君者勤劬

一生了無休息之日如舜雖稱無為而治然身歿於蒼梧禹乘四載胼手胝足終於會稽似此皆勤勞政事廵行周歷不遑寧處豈可謂之崇尚無為清净自持乎易遯卦六爻未甞言及人主之事可見人主原無偃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盡瘁誠謂此也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太祖

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甞兵及京城諸大臣咸云當取

太宗皇帝曰明與我國素非和好今欲取之甚易但念係中國之主不忍取也後流賊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禎自縊臣民相率來迎乃剪滅闖冦入承大統稽查典禮安葬崇禎昔漢高祖係泗上亭長明太祖一皇覺寺僧項羽起兵攻秦而天下卒歸於漢元末陳友諒等蜂起而天下卒歸於明我朝承襲

先烈應

天順人撫有區宇以此見亂臣賊子無非為真主驅除

也凡帝王自有天命應享壽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壽考

應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朕自幼讀書於古今

道理粗能通曉又年力盛時能彎十五力弓發十三把

箭用兵臨戎之事皆所優為然平生未嘗妄殺一人平

定三藩掃清漠北皆出一心運籌戶部帑金非用師賑

饑未嘗妄費謂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廵狩行宮不施

采繪每處所費不過一二萬金較之河工歲費三百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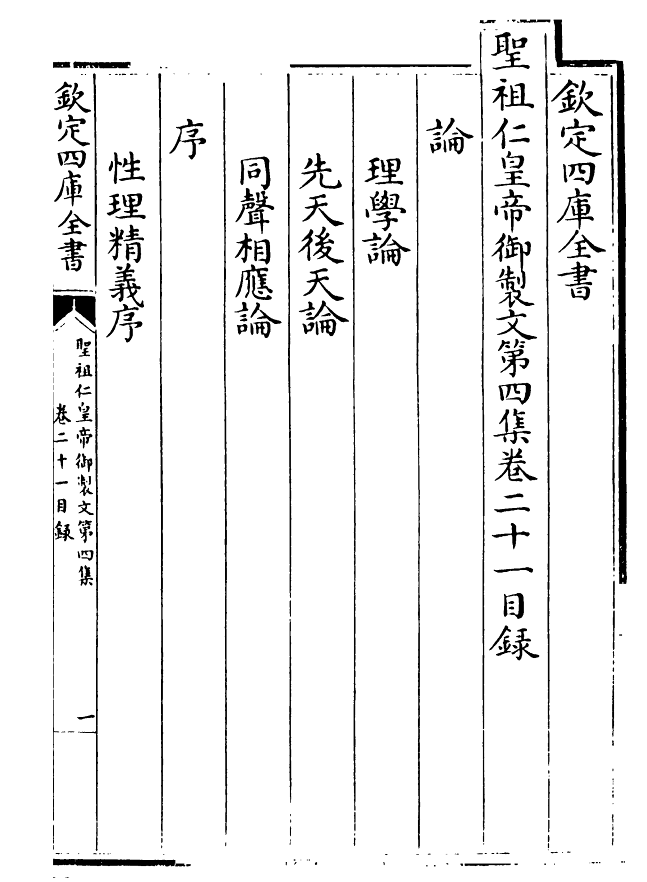
萬尚不及百分之一昔梁武帝亦創業英雄後至耄年

為侯景所逼遂有臺城之禍隋文帝亦開創之主不能預知其子煬帝之惡卒致不克令終皆由辨之不早也朕之子孫百有餘人朕年已七十諸王大臣官員軍民以及蒙古人等無不愛惜朕年邁之人今雖以壽終朕亦愉悅至

太祖皇帝之子禮親王饒餘王之子孫現今俱各安全朕身後爾等若能恊心保全朕亦欣然安逝雍親王皇四子世宗憲皇帝廟諱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

登基即皇帝位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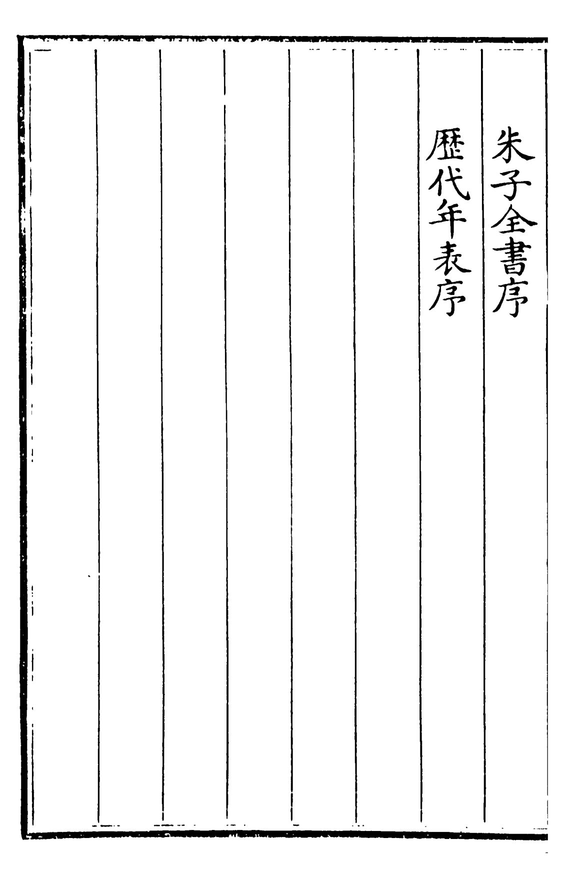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二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二十一目録

論

序


朱子全書序
歷代年表序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二十一

論

理學論

夫理語大乾坤莫能載語小乾坤莫能破散之萬物歸於一中無過不及日用平常見於事物者謂之理天命而有性率性而有道此性命之自然也聖人修之明之推之教之不齊者齊之太過者抑之皆循乎天道而盡

己之性非格物致知窮其理之至當者即理在前而不識也自宋儒起而有理學之名至於朱子能擴而充之方為理明道脩後人雖雜出議論總不能破萬古之正理所以學者當於致知格物中循序漸進不可躐等有一事必有一事之理有一物必有一物之理從此推去自有所得求之而失於過不得其理也求之而失於不及亦不得其理也惟一中即是無私無私而後得其理之正也乎

先天後天論

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伏羲之卦也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以下乃文王之卦也未分先天後天之旨至宋邵子方有其說亦不能盡傳自漢至明鮮易者不止數百家持論紛紜各以己見為是邵子惟精於數故數有本程子明於理故理有據獨朱子挺然違衆斷邵氏為是兼占兼數兼理所以六百年行之無弊亦未嘗分剖先後天之卦後儒各立門

户彼此批㧞尋毛求疵終無確見夫易者經天緯地無所不包大而性命小而隠微變化無窮神妙莫測宋儒有云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吾思得易之體者私其已也得易之用者公其理也所傳不同所授亦異且論先後天理法象自然之妙先天乾南而後天西北先天坤北而後天西南先天離東坎西而後天離南坎北或取諸卦體或取諸卦畫或取爻象或取方位後人精於數者往往以數配卦河洛總數乃天地之自然凡

有數者無不脗合所以至小至微皆可假借於天地之自然有所不及也專論理者以理配卦凡剛柔公私皆歸卦爻而不問數象之淵源後之學者亦隨其所好而習之所以不明未畫卦之前大意繫辭云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朱子云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畫㝡宜深玩聖賢深意必求卦畫求之卦畫必有由來又見宋儒云

明於易者不言易其中又一層深意不能解也朕素讀書留心經史實為治道非比書生議論是非尋章摘句之用也故有此論勉強而作愧不文焉

同聲相應論

易文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釋乾卦九五而實無所不包也分而論之則雲之從龍風之從虎就燥流濕各以類推之極之於出言至善千里應之出言不善千里違之此九五九二之當位聖人以此知同音之由也至

於五音六律互相為生古人考其中聲之實有彼此和同其聲相應自有天然至易且明處而近世不能得而詳也吾論同聲則曰自黄鐘之宫損益至盡陽律陰吕各得其生反而還之隔八應之此為同聲也以甲乙之和則又謂黄鐘之和於五倍之下也擴而充之聲之相應非人力之所能也若有意於同則理之不能同者如孟子所言物不能齊至於理之同者則有天地陰陽剛柔消長之道存焉故不待同而音自同不待人之作為

而自有應故曰同聲相應若非至理之必應則作巧日拙之誚不能免也

序

性理精義序

朕自冲齡至今六十年來未嘗少輟經書唐虞三代以來聖賢相傳授受言性而已宋儒始有性理之名使人知盡性之學不外循理也故敦好典籍於理道之言尤所加意臨蒞日久玩味愈深體之身心驗之政事而確

然知其不可易前明纂修性理大全一書頗謂廣備矣但取者太繁相類者居多凡性理諸書之行世者不下數百朕實病其矛盾也爰命大學士李光地詮釋進覽授以意指省其品目撮其體要既使諸儒之闡發不雜於支蕪復使學者之披尋不苦於繁重至於圖象律歷性命理氣之源前人所未暢發者朕亦時以己意折中其間名曰性理精義頒示天下讀是書者自有所知也已

朱子全書序

唐虞夏商周聖賢迭作未嘗不以文字為重文字之重莫過五經四書每覽古今凡傳於世者代不乏人秦漢以下文章議論無非因時制宜諷諫陳事繩愆糾謬補偏救弊之計耳若夫文辭之雄摛藻之麗古人已有定論予何敢言但不偏於刑名則偏於好尚不偏於楊墨則偏於釋道不偏於詞章則偏於怪誕皆不近於王道之純予少時頗好讀書只以廣博華贍為事剛勇武備

為用自康熙三十五年天山告警朕親擐甲冑統數萬子弟深入不毛沙磧乏水瀚海指揮如意破敵無存未十旬而凱旋可謂勝矣後有所悟而自問兵可窮乎武可黷乎秦皇漢武英君也因必欲勝而無令聞或至不保者豈非好大喜功與亂同道之故耶所以宵旰孜孜思遠者何以柔近者何以懷非先王之法不可用非先王之道不可為反之身心求之經史手不釋卷數十年來方得宋儒之實據雖漢之董子唐之韓子亦得天人

之理未及孔孟之淵源至邵子而玩索河洛之理性命之微衍先天後天之數定先甲後甲之考雖書不盡傳理亦顯然矣周子闡無極而太極復著通書其所授受有自來矣如星辰繫乎天而各有其位不能掩也光風霽月之量又不知其何似二程之充養有道經天緯地之德聚百順以事君親前儒已誦之矣至於朱夫子集大成而繼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釋大學則有次第

由致知而平天下自明德而止於至善無不開發後人而教來者也五章補之於斷簡殘篇之中而一旦豁然貫通之為要雖聖人復起必不能逾此問中庸名篇之義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未發已發之中本之於時中之中皆先賢所不能及也若語孟則逐篇討論皆內聖外王之心傳於世道人心之所關匪細如五經則因經取義理正言順和平寬宏非後世淺見而輕議者同日而語也至於忠君愛國之誠動靜語默之敬文章

言談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氣宇宙之大道朕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奥非此不能治萬邦於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於天下非此不能外内為一家讀書五十載只認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故不揣粗鄙無文而集各書中凡屬朱子之一句一字命大學士熊賜履李光地素日留心於理學者彚而成書名之朱子全書以備乙夜勤學雖未能幾於寡過亦自勉君親之責者朕又思朱子之道五百年未有辯論是非凡

有血氣皆受其益朕一生所學者為治天下非書生坐觀立論之易朕集朱子之書恐後世謂借朱子之書自為名者所以朕敬述而不作未敢自有議論往往見元明至於我朝著作講解萬不及朱子而各出已見每有駁雜反為有玷宋儒之本意況天下至大兆民至衆輿圖甚遠開地太廣諸國外藩風俗不同好尚各異防此失彼之患不可不思若以智謀要結人心如挾泰山而超北海也以中正仁義老成寬信似乎近之凡讀是書

者諒吾志不在虛辭而在至理不在責人而在責已求之天道而盡人事存吾之順歿吾之寧未知何如也

歷代年表序

古者紀事之書其體有二專紀一事而具其始末者尚書之體也編年而通紀一時之事者春秋之體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盡變尚書春秋之體而後世為史者皆師之然其法實不外乎尚書春秋其本紀世家即春秋通紀時事之體八書與列傳即尚書專紀一事之體而

所謂年表者又編年之變例也歷代之史具矣而表多缺焉康熙四十四年春朕南廵吳會有儒生龔士烱進其所編歷代年表若干卷起陶唐而終於隋朕惜其用心之勤而業未竟也乃命侍郎周清原內閣學士王之樞續之訖於元至正之末凡一百卷其體依倣諸史而微有别者諸史之表各分一類而是編則王侯宰輔以及外蕃僭次附列於帝紀之下諸史之表獨載廢置朝會征伐之大者而是編則每事皆糸焉是其所以異也

代遠文繁覩加裁定復考正三元甲子編年一卷列諸簡端昔宋袁樞為紀事本末朱子以為與資治通鑑相表裏亦猶左氏之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而復別為國語以相錯綜也以是知紀事之書不厭其類之廣蓋以歷世久遠事物紛賾覩者易於遺忘故別為一體以提其要而使致詳焉是編之作亦所以備史之一類云爾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二十二至二十五

臣永瑢恭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龔禔身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馮覲祚

謄録監生臣陳際龍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二十二目録

序

福建總督范承謨畫壁集序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二十二

序

御選唐詩序

古者六藝之事皆所以涵養性情而為道德之助也而從容諷詠感人最深者莫近於詩故虞廷典樂依永和聲帝親命焉成周時六義領在樂官而為教學之先務自三百篇降及漢魏六朝體製遞增至唐而大備故言

詩者以唐為法其時選本如河嶽英靈中興間氣御覽才調諸集其所収擇各有意指而觀者每有不徧不該之歎朕萬幾餘暇留意篇什廣搜博採已刻全唐詩集而自曩昔披覽嘗取其尤者彚為一編古風近體各以類相從計三十二卷葢討索貴於詳備而用以吟咏性情則當挹其精華而漱其芳潤每當臨朝聽政廵行獮狩之餘展卷留連未嘗不悠然而有得也因命儒臣依次編注朕親加考訂一字一句必泝其源流條分縷析

其有徵引訛誤及脱漏者隨諭改定逾歲告成因付開
雕以示後學孔子曰温柔敦厚詩教也是編所取雖風
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為宗其憂思感憤倩麗纖巧
之作雖工不録使覽者得宣志達情以範於和平蓋亦
用古人以正聲感人之義記有之君子在車則聞鑾和
之音行則鳴珮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而入也審此而
朕之寄意於詩與刋布是編之指俱可得而見矣是為
序

康熙字典序

易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周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保氏養國子教以六書而考文列於三重盖以其為萬事百物之統紀而足以助流政教也古文篆隷隨世遞變至漢許氏始有說文然重義而略於音故世謂漢儒識文字而不識子母江左之儒識四聲而不識七音七音之傳肇自西域以三十六字為母從為四聲横為七音而後天下

之聲總於是焉嘗考管子之書所載五方之民其聲之清濁髙下各象其川原泉壤淺深廣狹而生故於五音必有所偏得則能全備七音者鮮矣此歷代相傳取音者所以不能較若畫一也自說文以後字書善者於梁則玉篇於唐則廣韻於宋則集韻於金則五音集韻於元則韻會於明則洪武正韻皆流通當世衣被後學其傳而未甚顯者尚數十百家當其編輯皆自謂毫髮無憾而後儒推論輙多同異或所収之字繁省失中或所

引之書濫踈無準或字有數義而不詳或音有數切而不備曾無善兼美具可奉為典常而不易者朕每念經傳至博音義繁賾據一人之見守一家之說未必能會通罔缺也爰命儒臣悉取舊籍次第排纂切音解義一本說文玉篇兼用廣韻集韻韻會正韻其餘字書一音一義之可採者靡有遺逸至諸書引證未備者則自經史百子以及漢晉唐宋元明以來詩人文士所述莫不旁羅博證使有依據然後古今形體之辨方言聲氣之

殊部分班列開卷了然無一義之不詳一音之不備矣凡五閱歲而其書始成命曰字典於以昭同文之治俾承學稽古者得以備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是為序

月令輯要序

古者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本堯典授時之意而推廣之今所傳大戴禮夏小正篇小戴禮月令篇三代之遺文大略可見矣月令雖出呂覽而蔡邕次其章句

孔頴達定其正義推明周公品制列之於經漢晉而下若四民月令四時纂要以及千金錦帶嵗華紀麗嵗時雜記諸書代有撰述未覩賅備前明之季馮應京戴任始輯月令廣義二十四卷為士庶通用覲其原本經訓推衍義類用意亦云勤矣顧其採摭既多蕪累間出爰命儒臣重加編緝次第呈覽親為裁定正譌芟複一歸雅馴刋起義例補所未備博觀約取務合於體要而切於實用庶幾古者明堂月令之遺式矣書成名曰月令

輯要舊本圖說并為釐正列諸卷端因天時而課治功察物候以盡人事自國家政典下逮𤱶庶作息均可參驗而閱覽博物之學亦於是乎有取焉由今而後言紀時之書者其必以此為權輿也夫

周易折中序

易學之廣大悉備秦漢而後無復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來周卲程張闡發其奥惟朱子兼象數天理違衆而定之五百餘年無復同異宋元明至於我朝因先儒已

發之微旨或有妄參己見漸至啓後人之疑朕自弱齡留心經義五十餘年未嘗少輟但知諸書大全之駁雜奈非專經之純熟深知大學士李光地素學有本易理精詳特命修周易折中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衆儒之考定與持論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越二寒暑甲夜披覽隻字片句斟酌無遺康熙五十四年春告成而傳之天下後世能以正學為事者自有所見歟

春秋傳説彚纂序

六經皆孔聖删述而孟子特言孔子作春秋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各述所聞以為傳門弟子各衍其師說末流益紛以一字為褒貶以變例為賞罰微言既絶大義弗彰至於災祥讖緯之學興而更趨於恠僻程子所謂炳若日星者不因此而反晦乎迨宋胡安國進春秋解義明代立於學官用以貢舉取士於是四傳並行宗其說者率多穿鑿附會去經義逾遠朕於春秋獨服膺朱子之論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誼據實書事使人觀之以為

鑒戒書名書爵亦無意義此言真有得者而惜乎朱子未有成書也朕恐世之學者牽於支離之說而莫能悟特命大學士王掞纂輯是書以四傳為主其有舛於經者刪之以集說為輔其有畔於傳者勿録書成凡若干卷名之曰傳說彚纂夫春秋之作以游夏之賢不能贊一詞司馬遷稱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而人人異端當時已無定論後之諸儒欲於千百年後懸斷聖人筆削之旨不亦難乎是書之輯亦惟擇其言之當於理者

雖不敢謂深於春秋而辨之詳取之慎於屬詞比事之教或有資焉是為序

福建總督范承謨畫壁集序

朕惟帝王教化首重名節所以維繫人心扶樹綱紀也古人臣以身事主守土膺疆或遇盜賊潛生豺狼勃起則捐軀矢志取義成仁而其激烈慷慨之氣間發為文辭雖質直無華後世論錄終有不可泯滅者以其出於忠義之誠本乎性情之正也福建總督范承謨名臣之

子授節閩海方值逆豎盜兵偏隅煽焰籌畧未展横罹幽縶閱三寒暑貞操彌堅故其皭然不滓之志縈紆鬱屈無所攄露乃以墻壁為書牋以桴薪為筆墨題分甲乙字辨衡從日月既深篇章漸積名曰畫壁記實也卒能終始不撓歸於正命若承謨者可謂冒白刃而不疑守丹心而自信者矣夫以茹荼含檗之餘每念不忘君父故詩文不必盡合於古之作者而浩然之氣流行充溢當其冒塡聲咽髮植風生土塊灰丸同於利劍秃毫

斵梗等比霜矛寫忠孝之性靈奪奸凶之殘魄是又豈刻雕藻繢塗飾虛浮者之所能及乎自三逆殄滅寰宇謐寧卹典頻加恩綸屢降固已延賞後昆光賁泉壤矣兹特允其子時崇所請復為序其存稿蓋善善欲長春秋之義弁章特錫數出非常庶幾追妥忠魂亦以風厲臣節焉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二十二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二十三目録

記

碑記

碑文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二十三

記

刈麥記

塞外地寒最宜禾黍邇來中外一家版圖萬里朕避暑山莊歷年已多今百穀齊成與内地相似不過遲十數日而已故種麥者頗蕃山莊苑内麥穀黍稻皆寓焉從來稼穡之艱不可不知亦不可虛設朕念切民依痌瘝

一體年近七旬精力漸衰扶杖而閱耕種臨畦而觀刈獲遇雨暘時若則汉割之際蒼顏野老共慶有秋黄口稚子無愁乏食此朕一時之真樂也五十四年夏六月小暑乃苑中刈麥之候薦新觀成如雲表盛晨氣朡風秀蔪標奇遠聞各省麥秋相同此目前之實景也孔子云吾不如老農老圃孟子云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農夫足食則樂天下至廣兆民至衆天時之不齊地脉之不一吾之樂民有食也以目前之實景而

且不能必其盡同又如此嗚呼豈如田野村夫憂樂止繫於身家而計慮不及於遠大乎故心之勞逸不可同日而語也夫

碑記

顯應寺碑記

都城之西有佛舍一區創自前明中葉雖歷加修葺而歲月寖久復燬於火舊觀既替香界就荒非所以崇象教廣禪悅也朕以古剎勝因宜規整飭爰發帑金鳩材

董役經始於康熙五十年十二月落成於五十八年正月不庳不侈棟宇一新荅士庶敬信之忱慰緇衲皈依之願用錫嘉名顏爲顯應蓋以慧炬祥光無微不顯慈雲法力有感必通澤萬品於真源燿十空於寶智同圓妙果長稔福田云爾

髫髻山玉皇閣碑記

距京師百里有山曰髫髻隸懷來縣兩峰高矗望之如髻故得是名自元明以來號爲近畿福地因上有碧霞

元君之祠是以每歲孟夏四方之民會此祈禱者駢肩疊跡不可勝計古稱積高之區神明所舍況茲山北倚紫塞南拱神京岡巒迴合蜿蜒磅礴而鍾秀於是則其神氣之感數有靈應理固然也康熙五十二年值朕六旬誕期諸臣民就茲山瞻禮為朕祝禧因共建玉皇閣以祈延壽經始於癸巳三月十八日落成於甲午三月十八日而請記其事朕御極五十餘年夙夜孜孜惟體上帝仁愛斯民之心以撫綏天下幸四海清晏年穀順

成朕與天下臣民得同享太平之福者皆
上帝之眷佑也朕之祇承於
上帝者惟在天下臣民之永安而天下臣民之祝願於
上帝者惟在朕躬之永年然則茲閣之建即
上帝之陟降監觀於是乎在矣爰立貞珉載其始末以
傳永久云

湯山龍尊王佛廟碑記

塞外山脉自西北來至熱河岡巒迴合形勢欝盤環左

右百里間多名泉而山莊之東北有湯山其泉湧出山腰自然而温浴之蠲煩除疴薫和怡性朕始經其地謂水候微凉更得暄暖乃宜於體比再往則加燠矣記稱邱陵川谷能出雲為風雨者皆有神况是山藴金砂之氣蒸為醴液又應候如意豈非有神靈默相者歟爰於泉上繚以周垣構行宫數椽為避暑休沐之所而於其中建龍尊王佛廟以奉香火焉考湯泉著於史傳者驪山天都最為名蹟其他亦散見於山經襍志而此地自

古未入版圖故川原之勝蔽翳於荊榛沙磧間幸今中外一家兹泉始得呈其靈異古人謂地脉之興亦有待而然非虚語也夫君子澡身浴德如沃盥以去垢朕於此竊附湯盤之警期與天下日新而所以膏澤吾民以及蒙古諸部落使咸壽考康寧者則不能無望於佛之庇祐焉是為記

碑文

資福院碑文

辛丑春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諸蒙古汗王貝勒貝子公台吉他布嚢等赴闕稽首合詞奏言皇帝纂承鴻業六十餘年天地清寧海宇安泰邉塞遠人飲和禔福為日久矣往者噶爾旦恃強侵軼皇帝親總六軍盪除狡寇安集散亡龍沙瀚海百十部落普蔭大慈安土樂業垂三十載策妄阿喇布坦克蘖之餘肆其頑悖欲滅法教皇帝討皋揉災命帥受算深入曠古絶域斬俘逐北遂恢故宇振法輪青海以南三危以北百蕃之長悉心

向化欣睹天日臣等伏思皇帝神功巍煥景祚緜遠亘古未覯凡有知識咸思仰報況臣等沐累朝禄賜受皇帝高厚踴躍焉能自已乞於京師剏建梵剎申頌無疆且以木石磚甓之餘於安定門外立十方院為飯僧所徒衆自遠至者得有棲止朕以建寺煩費詔諭止之而允其立院之請諸汗王等復奏言禁城西之崇國寺故西僧香火也今願新之為皇帝祝釐地朕以其誠懇亦俞允之夏五月十方院建修功先竣諸汗王等請院額

朕賜名曰資福蓋嘉諸蒙古平日服事之勤而取釋氏廣資福縁之諦也書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傳曰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則錫之以福也諸蒙古貞一乃心恪奉藩職恊和鄰部輯睦姻親天必迎其善意而降之以吉祥將見户口愈滋畜牧益盛朕樂與共太平有永而勿替也是為記

溥仁寺碑文

蓋聞徧覆含宏者造化無私之體民胞物與者大君宗

子之心古帝王繼天運世保合太和凡日月照臨聲教暨訖必使咸躋壽考各遂生成納八紘於雨露之中載殊方於衽席之上深仁怙冒至化洽周斯大同之極規實無我之洪願也朕誕膺鴻歷五十餘載布信推誠遐邇一體藩臣部長悉我屏翰絶幕荒陬皆吾黎庶故神倉王粒常給以餱糧天駟月題每貸之牧種休息長育匡翼勞來宵旰彌勤終始無怠朕惟期漸恩敷德俾皆樂我太平諸藩亦嚮化傾心靡不謹爾侯度雨風時若

生齒日蕃水草茂滋產畜殷碩邊籬甌脫永息侵陵瀚海龍沙羣資樂利綏安撫輯數十年養之教之膏沐涵濡至今日庶矣富矣乃者朕六十誕辰衆蒙古王台吉等咸詣闕廷奉行朝賀不謀同辭具疏陳懇願建刹宇為朕祝釐朕鑒其悃誠重違所請念熱河之地為中外之交朕駐蹕清暑歲以為常而諸藩來覲瞻禮亦便因指行宮之艮隅特許營度為佛寺陶甓於冶取材於山工用無輸輓之勞金錢無踰侈之費經始訖功告成不

日玩璃梵殿同白馬之莊嚴瓔珞祥雲儼龍華之色相金峰聳翠靈鷲飛來暖溜蒸砂寶池分出林成福德喬木千章界是伽耶香園十頃固天開選佛之場地蘊清凉之境也朕歷覯往史遍遡前朝版籍有區幅員未廣茲熱河之輿壤迺紫塞之神臯名號不掌於職方形勝無聞於地志朕以渺躬撫有四海邉壖之外巻為畿甸諸藩於此建寺介福率先恐後無小無大罔不來同朕用自慰更用自惕焉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釋

典亦云若彼大雲蔭注世界博稽旁考鑒於朕衷觀我
觀民思維此理特賜寺額曰溥仁將欲汪濊之澤均霑
於率土升恒之慶廣洽於普天藉諸藩祝上之忠誠為
萬方祈純嘏之錫以佛氏施仁之因果共諸藩保鞏固
之休爰紀斯文勒諸貞石

彙宗寺碑文

我國家承天順人統一寰宇薄海内外耈賓耆臣自
太祖

太宗握樞秉軸駕馭風雲蒙古諸部相繼効順曁於朕躬克受厥成前所未格罔不思服惟喀爾喀分部最多而又强盛朕綏德輯威薫陶漸革二十餘載七家之衆既震且豫咸來受吏乃除其頑梗扶其良弱錫之封爵畀以土疆朕親北廵以鎮撫之於康熈庚午之秋大宴賚於多倫諾羅四十八家名王君長世官貴族靡不畢集拜觴起舞稽首踴躍蓋至是而要荒混同中外一家矣酺賜既畢合詞請曰斯地川原平衍水泉清溢去天

閑芻牧之場甚近而諸部在瀚海龍堆之東西北者道里至此亦適相中而今日之筵賞敷錫合萬國以事一人又從古所無也頋建寺以彰盛典朕為之立廟一區令各部落居一僧以住持朕或間歲一廵諸部長於此會同述職焉至於今又二十餘年矣殿宇廊廡鐘臺鼓閣日就新整而居民鱗比屋廬望接儼然一大都會也先是寺未有額兹特允寺僧之請賜名曰彙宗盖四十八家家各一僧佛法無二統之一宗而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諸蒙古恪守侯度奔走來同猶江漢朝宗於海其亦有宗之義也夫是為之記以垂永久云

平定西藏碑文

昔者

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固始汗謂東土有

聖人出特遣使自人跡不至之區經讎敵之國閱數年始達盛京至今八十載同行善事俱為施主頗極安寧

後達賴喇嘛之殁第巴隱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喇藏滅之復興其法因而允從喇藏青海羣衆公同之請中間策妄阿喇布坦妄生事端動準噶爾之衆肆行奸詐滅壞達賴喇嘛并廢第五輩達賴之塔辱蠛班禪毁壞寺廟殺戮喇嘛名為興法而實滅之且欲竊據土伯特國朕以其所為非法爰命皇子為大將軍王又遣朕子孫等調發滿洲蒙古緑旗兵各數萬歷烟瘴之地士馬安然而至賊衆三次乘夜盜營我兵奮勇擊殺

賊皆喪膽遠遁一矢不發平定西藏振興法教賜今呼必爾罕冊印封為第六輩達賴喇嘛安置禪榻撫綏土伯特僧俗人衆各復生業於是文武臣工咸謂王師西討歷瘴癘險遠之區曾未半載輙建殊勲實從古所未有而諸蒙古部落及土伯特酋長亦合詞奏曰皇帝勇略神武超越往代天兵所臨邪魔掃蕩復興蒙古向所尊奉法教坎麻藏衛等部人衆咸得拔離湯火樂土安居如此盛德大業非臣下頌揚所能宣罄請賜御製碑

文鐫勒招地以垂永久朕以何功焉而羣衆勤請不已爰紀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達賴喇嘛等三朝恭順之誠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舉所以除逆撫順綏衆懷遠云爾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二十四目録

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

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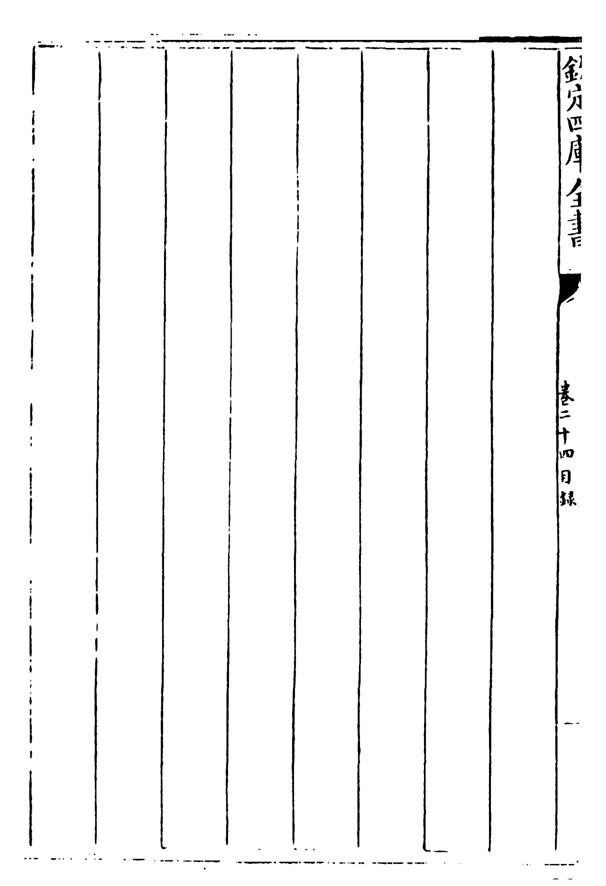
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烏鬚文

頌

景福宮頌

寧壽宮頌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二十四

銘

雕畫盤中果銘

惡紫奪朱真贋難分畫工妙手雕刻氤氲雖無佳味亦可成文盤中纍纍案上紛紛出自四季遠貢慇勤混同南北觀覽長欣

題跋

題沈宗敬畫

山高可以遠望松喬可以多年瀑水長傾碧潭共注怡懷爽神養心得力處全在筆端

文

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敬天授時必本之河洛而成矣夫堯之為聖人俯察仰觀得歴象之真惟其敬也非驗之日月星辰何以得授時之準乎吾思太極者實理之所在陰陽者變化之根源聖

人能明此道故因天之所運立制宜民而悉本之於敬焉夫欽天者非一而燦列者不可不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可階而升也聖人仰觀蒼蒼一動一靜之中察其所以而知天之所轉紛綸交錯而實有度之可量數之可憑此所以為憲天之道乎夫敬天者非一而長正者不可不知上天之宰冲漠無朕不可私為論也聖人仰觀浩浩實理實氣之中度乎至當而知人之於天裁成輔相而實有智之可彈能之可竭此所以為奉天之道乎夫

歷乃紀數數之不明何以言歷自有河洛即有數矣因數之當合者合之當分者分之如度天之三百六十之度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其盈者不待言而可知矣夫象乃制器器之不明何以言象自有璣衡即有象矣隨度之當合者合之當分者分之如赤道之十二廿四之宫合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虛者不待言而可知矣夫日之所躔不離赤道有經而無緯遲速不等若以三百六十度推之則差之遠矣上古自有定

見有可考焉日躔不正其影難測漸而冬至黄鐘不可問矣夫月之所離不離白道有緯而合經合朔不匀若以三百六十度推之則速之甚矣上古自有定數有可知焉月離無據相食難明漸而上凌下犯不可準矣星有恒星五星五星轉太陽而行恒星隨天體而動日星有過不及之理而後有差分之可表辰有定極北極北極運衆星而定干支按度數而分辰次有不可改之道而後無紛更之可憂歷之可數象之可察日月之可評

星辰之可定聖人則之而惟人時之重莫過乎耕穫敬天之事莫過乎愛民天之所運雖有紛綸交錯聖人之道實有精一全體所以五氣順布四時和行以此敬天授時其道豈可易乎

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稱文王之聖德曾子舉之以立知止之極焉蓋聖人於人倫日用之常無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也此詩之所

以詠敬止乎且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而文王獨全焉克盡仁敬孝慈信之實而無淺露廹切之意安行之氣象學者豈可不究其精微之蘊乎仁者體天之道也必自惻隱之心而始仁者愛人惡人亦是仁也純亦不已之誠先憂後樂使天下家給人足顛連而無告者咸得生全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之至非以私恩小恵為仁也敬者盡無不敬也必自事君之心而起敬者陳善閉邪亦是敬也純亦不已之誠夙夜匪懈使天下移

風易俗民情不能上聞者咸得流通此敬者有諸中也斯所謂敬之至非以擎跽曲拳為敬也孝慈足以立父子之極其唯文王乎蓋孝子之事親晨昏定省視膳問安此謂儀文不足言孝也更有甚者口過惡惡非孝也滿溢高危非孝也弟子服勞非孝也不讀正書非孝也祇守天經地義必敬必戒兢業自持罔失人子色難之教非聖人其孰能之乎慈父之教子大綱小紀循分自安此謂大義不足盡慈也更有過者溺愛不明非慈也

厚敬賊愛非慈也相戾不哭非慈也不教正書非慈也直示天理倫常善繼善述由親及遠罔失喬梓天性之誠非聖人其孰能之乎普天率土莫非王臣柔遠能邇莫非一體非信無可以久德非信無可以感人發號施令一有不信民無所措厚往薄來一有不信遠人不服與人交而不信則為賣友言既出而反食則為欺妄此天衷於人孺子之情也聖人則終身守之矣文王徽柔懿恭小心翼翼能盡仁敬孝慈信所以詩人羨之曰如

絲之緒愈續而愈長如火之光愈熾而愈烈始終無窮敬無間也企望聖人止於至善何如哉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誠於事君事親而竭力致身者貴矣夫力之與身於忠孝之大端必盡其誠斯無餘矣今夫人一生之責寧有止乎思三代以上學者皆在務本聖人之教必在明倫吾因之有感焉君子之道莫大乎孝父母天性未嘗一日少忘但為物欲所蔽有時而間則失人子事親之道

而背父母慈愛之心當深思襁褓之際至於幼至於長何時不在父母之憂懷體父母養育之心盡子道精一無二用力於德之本敦行於教所先制節謹度道法之在所必遵凡所以竭其力者自不容於不謹孝子之深愛必有和氣動於中則形於外矢終身之慕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然究何事而喜也為人子以父母之心為心庶幾立身行道少盡竭力之義乎君子之道莫大乎忠君臣腹心未嘗一念少懈苐為富貴所摇有時而變

則失臣子事君之理而忘元首股肱之誼當深思出處之意至於士至於官無處不在大君之覆幬感君父高厚之恩勉臣職精一無二公爾以忘其私國爾以忘其家効忠勵節咸福之不自己出凡所以致其身者理不容於不勤人臣之忠愛必有正氣誠於中乃見於事矢篤棐之忱也一則以憂一則以樂然究何時而樂也為人臣以大君之德為德庶幾鞠躬盡瘁少得致身之道乎若夫竭力以事父母不得父母之懽心徒勞而不得

其中致身以事大君不得大君為堯舜貪祿而不得其正受恩而不忍負者為子必孝為臣必忠大哉此言可不勉耶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觀聖人廣大靜深之時出無敬信說之驗矣盖萬物無不備充積於中而有源本也德之盛感之深非聖人焉能若是乎吾嘗觀夫聖人五德積於中發見於外者皆

有本焉天下至理皆由此出人倫要道皆從此叙教思無窮保民無疆仁義禮智容執敬别惟其時矣聖賢之道從此旁通綱常名節亦從此立建極錫福愛民如子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見其出矣極其盛而如昊天其德何如哉吾思聖人非有心於如天也至德廣運四海之利病閭閻幽隱無微不照故溥博即如天乎極其深而如淵泉其德何如哉吾思聖人非有意於淵泉也至德宏深八表之同風中外遐邇皆歸度内故淵泉即如淵

乎有時而見也上顧天命下畏民嵒以天治人端自君身憯怛之憂中和之色夙夜匪懈使之各治生業則民望之如父母所以見威儀而民莫不敬有時而言也發揮斯道講求經術以民為本當先施仁至誠之意忠恕之風宵旰不忘使之各守知識則民戴之如覆載所以施號令而民莫不信若夫時而行也過化存神德洋恩溥兆民向善薄海從風薰陶漸染樂其樂而利其利口滿擊壤之曲耳飽仁義之聲政事之布民莫不說此可

以驗出之時歟蓋聖人紹主敬執中之傳以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民之仰戴夫聖神文武者其敬信與說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聖人本生知安行之資更盡曰仁曰義曰禮曰智之理民之習聞夫仁義禮智者其敬信與說固有莫之致而致者矣後之君子仰望前聖之盛德洵莫可名言哉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

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

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

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歷叙道統之傳以明聖賢之經世焉夫孟氏以其見聞

之真而歷叙帝王以及孔子也若曰天道不能整齊自有

先後遲速時世相承之際以發明內聖外王之道歷聖心

傳必有其人而佐之矣吾知稽衆舍已者堯也與人為

善者舜也堯之為君也倫道之全明倫之大富而不驕

貴而不逸欽明文思民感焉如天神雲日聖人安焉而已舜之為君也仁義之性重華之德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度量權衡民依焉致四方風動聖人性之而已稱禹曰文命敷於四海臯陶曰明刑以弼五教者見而知之之徵乎吾思禹之治天下也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六府孔修而著地平天成之功矣臯陶之為臣也無過不及民協於中四達教化而輔刑期無刑之治矣稱湯曰克寛克仁彰信兆民發明降衷恒性克綏厥猷五百餘歲之

後前聖後聖聞而知之者何如哉稱文王曰至德至純
積功累仁以至緝熙敬止誕登道岸五百餘歲之後繼
往開來聞而知之者何如哉舜言精一伊尹能發堯言
執中仲虺能發君臣相得之盛猶目之所覩者乎至於
太公望散宜生者輔弼文武如茲灺燮教敬勝義勝之
學佐佑文王豈非見而知之乎大聖之所為雖云聞而
知之吾思堯舜之道明在典謨其間精一之傳執中之
守放勲重華光被四表濬哲文明大禹之樂善湯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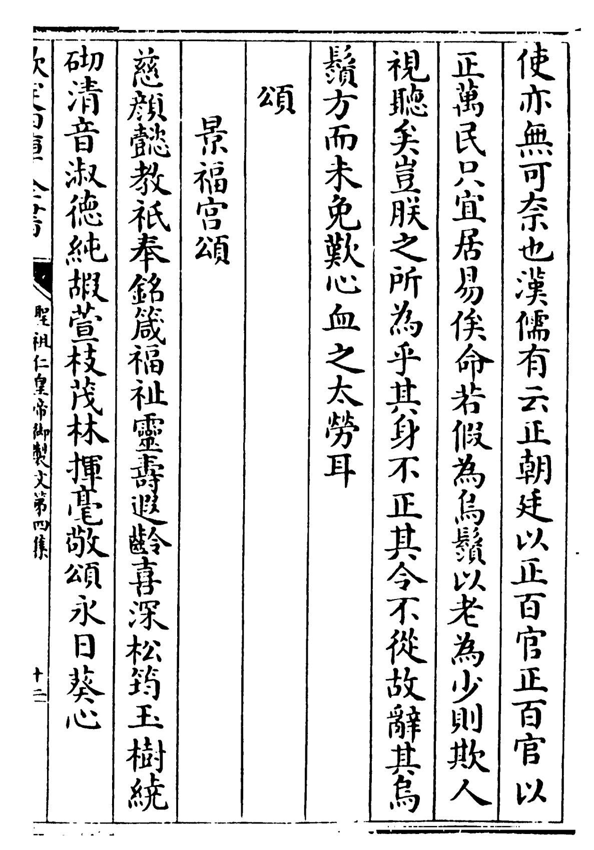
綱文武之除暴儒者豈能彷彿其間而擬議之乎天生孔子發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刪詩書定禮樂後世仰望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如日月之明而不能名言之矣信乎若非聖人萬古如長夜者豈虛語哉盖孔門賢者顔氏曾氏傳得其宗發揮性理之淵源亦可謂見而知之者也至於孟氏雖隔百有餘歲身居亂世挺然以仁義為心以道德為本傳聖聖相承之奥闢楊墨異端之誣後人始知有性善養氣之說矣孟氏之有功於聖門

起來學於後世其功豈淺鮮夫天道人道必待人而後興古人云堯舜無優劣禹湯文武周孔孟子之傳互相發明若使聖賢不作風教凌敗不可問矣後之學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烏鬚文

有人進烏鬚方朕笑而辭曰自古帝王鬚鬢斑白者史書罕載吾今幸而斑白矣況在廊廟文武和衷同朕休戚壽考且寧華首之老已過半朝皆賴

祖宗積善累德之效所以受無疆之福得四海餘慶萬類仁壽使元元之衆安生樂業於此觀之可謂足矣但守初保末善後之策顒望日新凡國計民生先憂後樂行發於身者亦不可掩也嘗讀古聖詩書欲得至理倘有一失即不免寖微寖滅之患為君之難可勝言哉宵旰焦勞勤求民瘼未嘗為已有所私也爾之所慮惜吾之老朕之所思務去其偽若能神强氣健雖日理萬幾實不敢辭但諺云老者能忘憊者昏憒此係耆年之所



使亦無可奈也漢儒有云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只宜居易俟命若假為烏鬚以老為少則欺人視聽矣豈朕之所為乎其身不正其令不從故辭其烏鬚方而未免歎心血之太勞耳

頌

景福宮頌

慈顏懿教祇奉銘箴福祉靈壽遐齡喜深松筠玉樹繞砌清音淑德純嘏萱枝茂林揮毫敬頌永日葵心

寧壽宫頌

天開壽域地會瑶池南極添算北辰降慈螽斯衍慶白鶴來儀躬勞著訓福祉永綏恭獻長頌敬託㑹詞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二十四